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ISBN 7-200-06020-8

I. 四… II. 四… III. 叢書—中國—古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29768 號

責任編輯:楊良志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總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1/16

印張: 四〇〇八·七五印張

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三〇〇套

書號: ISBN 7-200-06020-8/K·655

定價: 人民幣伍萬肆仟圓

ISBN 7-200-06020-8



9 797200 060200

補編第四六冊目次

明文案二百十七卷(存卷一至卷一百十四 卷一百二十五至

卷二百十七)(三)

〔清〕黃宗羲輯  
清鈔本

明文案二百十七卷（存卷一至卷一百  
十四卷一百二十五至卷二百十  
七）（三）

〔清〕黃宗羲輯

清鈔本

浙江圖書館藏

明文業目錄

第九十二卷

樓立中墓銘楊守陳頤菴墓表

羊孺人墓表陳梅峰墓銘林俊

康長公墓碑李夢陽凌谿墓銘

韓蓮峰墓碑呂溥墓銘康河

第九十三卷

十公墓銘薛章志崇德李君墓銘舒芬

張東海墓表沈石田墓銘李大崖墓表

草亭逸人墓銘孫化安千戶墓銘

彭君墓表蕭孺人行狀

鄭敬齋墓表鄭全吉夫楊輔墓誌李元陽

墓文六

陸處士墓銘

吳靜觀墓碑

楊北山墓銘

墓文七

李大崖墓表王鑿

徐昌國墓誌王守

都豫軒墓誌

龐原化墓銘夏鏞

第九十四卷

文衡山墓誌黃佐

殷近夫墓銘

呂君墓表

朱荒山墓銘

李惟聰墓碑崔銳

梁古谷墓銘

孫少卿墓表

啓君墓表

李空同墓銘

田汝籽墓銘

陳紫峯墓銘張岳

林石峯墓表

故鄉貢進士樓君墓誌銘

楊守陳

天順七年二月丙寅融風丁卯風甚戾辰大其試院火士死者百有十六人鄧樓君與焉壬午夕余夢有求銘君者方為之序而覺蓋余與君同邑有葭莩之親而交好厚甚况其死之不幸而傷悲痛惜之不已故為是夢抑或君之靈所感也耶寢起序志半足成而書之序曰君姓樓氏諱啓字立申樓氏世居鄧自大師越國公昇之後累葉貴顯四明大家史樓二氏為最而樓氏世濟其美史氏有愧焉至君之祖始以醫生徙京師其伯父儒汎愛喜賓客有信義聲然無子愛君不啻已出初遣從余季父學已而學于鄧博士允隆文益進天順己卯試京闈中選明年會試禮部在乙榜例授教職不就遂為國子監生居三載復會試及夕火作起趨而避鬱攸從之死焉時其父某方商于遼

陽妻某氏病姪三子某某長者方十歲門庭闐然其姑陸夫人姊吳孺人為之治衣食而姑之夫刑部尚書陸公廷玉姊之夫刑部主事吳君顯為之棺飲茶毘毘路將返塋于鄧之某山祖塋之側某人求余銘之嗚呼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故死非難處死為難若大夫死眾士死制斯處之當也君少好剛負氣長乃矜為恭遜樂易之行然其所養實剛以大使其顯庸于位以建勛業或不幸而死于制死于眾以楨大節猶可也令乃生不及庸死不反處舉泰山而鴻毛之其可嘆也夫其可悼也夫其可使人疾首酸鼻而長號大慟也夫夢中所述大畧如此覺而為之銘曰

順菴處士墓表

處士姓汝諱旻字思元別號順菴世居吳之吳江黎里生子謚年六十有四天順癸未卒明年塋西曹園先塋之原行有狀誌有銘矣其從子太學生訥復求余表其墓余辭不獲乃擬狀與銘書其行之丘于家數于鄉效于國者以示其後之人處士之父瑋衡仲母呂氏窮水陸之珍以為養疾則晝夜俟其湯藥食飲卧起惟謹至籲天以求代方壯喪父哀毀幾滅性逮老喪母哭泣七晨暮遂癡性與凡思遠弟思善思顯怡怡相友愛思遠先卒撫其孤子如所生此其立于家者與人泛愛而包荒別一室置鴈奕書畫以廷髦生韻士相與娛適家素以賢雄有司委徵御賦賦完而民不擾其之絕者疾厄者婚喪不克舉者多周助之嘗建太平迎祥鍾秀登雲登瀛五石梁以濟涉葺羅漢寺

兩廡以栖僧此其教于鄉者崇泰癸酉之歲聞朝廷將北征虜募氏助軍餉巧輸米八百斛于京庾詔錫冠帶以榮之此又其效於國者皆王荆公嘗謂浮屠寺廟之盛由其學者之材多有以動世而嘆吾徒之行可一卿才足一官者常少以余觀之由古逮今凡淑一卿綏一邦以至陶煦萬國而參贊二儀者皆吾徒也彼區區朝丐暮乞以弘其棲者曾何足道然亦由吾徒之力能底之耳使吾徒不振于斯世則民胥以溺矣彼能以獨昌耶若處士者其行既可一卿而其餘力尚能為浮屠之庇視其才使勝一官有不足耶吳江一邑耳處士一民耳况四海之廣百辟卿士之眾材豈少耶願宋之材獨不逮今耶天下之治安誰之力也今因表處士而言及此世其警予好辯也夫

陸處士墓表

處士諱桂字庭芳號樸菴世居海鹽之馬厰里近創平湖縣而馬厰里入焉故今為平湖人其先固以富且穀聞而處士誦書史尚禮義由宅日益闢子徑日益蕃蓋德日益高偉然鄉閭之望而邑大夫歲飲之于庠亦既允厥宗矣逮其子愈成進士擢知縣以陟御史行且被誥對之禁而遽即世壽六十有八鄉人惜之愈既卜塋遠求余表其墓余視刑部郎中屠勳狀處士之善多矣有卓然異俗而可表者三焉景恭間歲嘗歉有詔富民出粟賑饑者楸碑其門以旌之處士遂輸米六百石一時借輸者必琢貞石為碑勒後言曼辭而楸之覆以亭甚奢麗君獨曰吾知奉詔賑民耳烏用是觀羨者哉御隣飢者眾吾省一亭之費尚可賑數十家卒不楸碑構亭處士有女弟贅張承宗久而

承宗欲復厥家處士念女弟為父母所絕愛而張氏家僅給乃分與田百畝宅一區凡百器用畢備世之兄弟分產或雖一錢猶競而處士于女弟猶爾人以為難自佛老之說熾世皆惑之凡疾病死六則刑牲以祠祝鳴璫致以追薦者相屬也處士親喪悉遵朱子家禮未嘗設一齊供家眾病惟逆醫市藥未始行一禱至其身病且亟聞手姪欲祠祝輒怒詈罷之其不惑而有執若此是三者皆卓然不與俗同宜表以勵世余故書之若其他行與世系卒葬之詳則志墓者已其之余可略也古者稱人之善惟實而簡故聞之者信傳之者眾而其人善乃彰後世銘表諸作擬拾其人之雖細言行毛舉而縷數之甚或有未實者故人厭視慵道併與其足觀宜道者而忽忘之譬之宴筵羅列繁雜至齏腐魚而躡其外綴盡果而虛其中鮮有可口者品

益多人益不記莫者選薦一二佳品人則味之弗忘矣君處士之三善則實而可信也簡而可傳者也猶品之佳而可味者也豈以余言之鄙而有不彰者哉

故華孺人墓表

無錫華烟之妻閻氏孺人卒葬于其里西壽山之原其二子塾基既求南京吏部侍郎王公傑志諸幽矣復屬其族人進士珏請余來諸明珏乃今所論之秀選往素習而請甚懇至故余不得而辭乃考志參其行狀取余所信者書之孺人家蘊之常州父曰公澍母蔡氏也年十七而歸烟其甥素饒于貲方承二親撫四弟群子姓公私事繁日不暇給孺人為冢婦佐其姑周旋于內不逆不怠事尊屬以恭處諸始以謙日食不二味常服惟浣濯之衣未始作驕侈態及舅老而傳也孺人相烟無廢事饒賓如豐訓子彌篤御婢妾有法每授以織紵之事必身師焉其姑有疾孺人待之勞憊姑卒哭之過哀成疾久而增劇醫禱弗效里人群約禱于神祠孺人曰吾疾不可為矣母以我故使

六

彼妨農責財也坐遣子謝而止之既而聞其舅亦疾歎呼天以顛泣下沿中鬱鬱不食而卒年纔五十有七時塾已納馬冠帶與基皆有子矣凡此皆志與狀之言也志又言孺人卒時其族謂孺人之行脩矣查節以壹惠而以賢孝稱之于是志之書題與為傳者皆如之獨余不能從之蓋節以壹惠者周人之謚法也在禮生無爵則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魯莊公諱縣貢父檀公弓載之曰士之有諱自此始記失禮之由也後世士而私謚若陳文範陶靖節君子猶或議之而况婦人乎婦人從夫之爵而已謚惟后夫人得之雖大夫之妻未嘗有謚而况士民之婦乎然則族稱孺人而節以一惠過矣且余之不從也雖然孺人之行如余所書亦庶乎賢孝矣凡表人墓者其言有傳不傳而人之聞無聞繫焉使余言而不傳也則孺人安能有聞雖如

以數字之謚徒自勤耳使余言而傳也雖不書謚而孺人之聞  
其有既乎

明旌表孝廉文林郎監祭御史梅峰陳先生墓誌銘

林俊

正德乙亥陳先生如賓書林墳成明年丙子得日青天母封太  
孺人張氏加疾謂山齋曰吉凶未可知吾卒生所事見素所友  
執事天甚謂予曰畢竟如何予曰吾而兄也勉就藥以觀天意  
私叩其家無一新衣為之密脩甫畢氣絕十二月十有六日也  
是日天氣慘黑道路流歎吊者皆失聲先生無子予立其族子  
遠揚為後與松崖山齋治其喪守馮君以棺來助越明年正月  
六日遠揚奉張奉先生暨配贈孺人鄭氏以葬墳上未乾德人  
先遊噫其如何士民具統紵群請之守師言之巡按王君應賜  
以聞禮部覆可蓋坊賜額表完里進之鄉賢以祀月給米以卹  
其家始先生以孝廉為吏部所知奏食學祿養母辭繼以布政

入

使陳君珂薦上特嘉清苦月賜米三石資養又辭上溫旨諭受  
及是命三曠典也先生諱茂烈字時周陳為瑞安大州頭墟曾  
祖伯洪功陞典化衛總旅傳慶四又傳贈吉安府推官善祥為  
先生父父卒先生甫十四歲家貧思食以飽黃氏祖母讀書時  
夜分黃憫其羸喻止遂詣燈然誦究心道學作者克錄自考黃  
卒易所居資其餘直買山碧頽以葬二喪親負上石墳成間日  
一視久之二五日一視哭盡哀而還胡憲副榮重古行禮為子  
師會試道過叔徒附者幸抵京如封付之附者請半先生  
曰某者幸君者存半大學試第一進士出使廣東盡却贖金  
備禮陳白以因領靜一之詢退而與東所私論難告安持大體  
開至誠通以民瘼之艱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  
妻嫁有娠之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氏為類

爭者魏服時張守本以嚴擊強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峻徐開解為霽信乎上下官有賢薦而民有去思郡誌列在名宦考績歸至唯以乏寒其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為救為監察御史袍服撲素借騎一乳馬身若無官而自保風紀之重尚書倫者子受賂崔者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先生再劾崔去而崔猶留先生以母老乞終其養供母外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自治畦一蒼頭給薪出則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糲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其涼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心身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時土苴耳孝願上賓與予相對慟哭逆瑾亂政相對憂憤至羅織重罰以懲毒士夫先生曰某僅有死耳予起征藍先生杜門養靜悟領深而充養熟隱教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有愧先生知

九

為愧予嘗評等物品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閔冉程朱高弟子無讓焉薦者謂庶約如石守道而養獨絕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予始識先生諸生韓洪洞問苗人物予曰從吾又問以先生對韓曰以苗再指一書生耶予曰是友自純家若相信允滯每晤言踈處消熄宿疾為頓愈先生亦惟予言獨與嗚呼由今其復斯人耶予既誌其墳又銘其墓其先生私耶張壽八十九先生壽五十八墓五究封孺人蔣友余壽丘預焉銘曰

化樞物治陶靈範精光氣之會公得其清星爛日竟後先輝映迨宗宗儒于斯馬盛公有正悟意往神超靜存動克一真自如搜竊記聞亦敏則有探幽索微玄象誰友世局斯下邪論崩端始風幸還亦允斯觀

奉直大夫南京侍讀學士靜觀吳公墓碑

文章漢劉揚班馬而下唐二家宋四家其間負豪樹勇與之角要皆一時翹楚國朝文明以止昭回下飾潛溪東里嗣照而聯聲迨天順甲申十八庶吉士之選盛矣甫 陳帝御愧齋吳學士靜觀愧齋溫純爾雅公瓌奇 萬限韻命題即席聯句動輒數百言豪詞警語如壯濤激浪飛雪走雷雲觸山而電迸發同時文正公西涯峰回海立公直欲相長雄無畏風稜孤峻不屏取雷俗當其意畧分忘年間有未愜意氣哀令言語為之無味以故踈救巧化率無公銜名官幾三十年僅一與實錄金綺之錫由檢討而脩撰諭德皆九載後遷又三年朝論滯淹以久始侍讀學士署而南君子以為得立官之介公雜文字職業而決擇內定宿所知與無間賤貧每長篇短章伸紙立副自他時

十

有子購必數事是非人望實可否不為執隆赫儀幣豈腴易素君子以為植已之嚴其情實錄也要人子寇者賂優其父半詞公曰苟為是負所學負朝廷他日何以見董孤地下君子以為得持論之公兩領會試同考所得多名士會元儲公殖庵其尤者也諱衍字希賢以字行更字汝賢吳自沈坡徙鰲峰又徙東井父諱熊有鄉行封檢討再封南京侍讀學士母黃有內懿與配朱俱封至宜人公事親孝謹而友其弟希亨以厚嘗一乞歸省歲時致俸金文綺食品之奇猶惴惴然屬心曲于弟以為親恩竟之 未寒而家遽落平生無他嗜好書卷不釋手有患本必閱之盡然猶酒未忘情于鄉國特愛思有以忠之公為予止三月竟以知舊復勸復飲弘治戊申予赴滇南公載錢我子龍灣舟次洎油油若弗勝嗚呼謂竟是訣耶已酉五月二十

八日也壽僅五十三卦聞孝宗念儒學之臣優以祭既之生親亦長逝谷情蔡山之葬子彰符彰武彰憲強為力今惟彰憲乎在二孫正誼正宗二曾孫某某復始錫類將有泣中書之石而著紹訓之書者矣嗚呼公文章為莆立幟名家落落擅轡者誰與假之年又可知也昔人論退之元賓之至謂不在壽夭之間夫元賓之才其誰則限之使公而在文正將不怙怙然文宗之席惜公亦為莆出川靈氣惜也位遇諸極其將誰計哉序而文之碑銘由

莆始自唐文昌發祥日杲星寒有暉其光豹躍龍翔鸞鶴停峙公起祠垣嫡宗晨祀蘭臺苦閨疲神役精奏彼金石辟喧寂嗚公時舊學亦古良史待直帝旁垢生子美物不尚全才名忌感並收蕪容大子之理維世孔縮維名孔情維生以弗酬維後之

收

十一

將仕郎平陽府經歷日知事贈儒林郎翰林院修撰康長公墓碑  
李夢陽

純皇帝時靈臺有楊生名重長安有李生名錦二人者皆與武功人康長公遊康長公之與二人者友也于是并稱為關白三才云余叢遊關內見秦父老頌采其事實碑曰康長公名鏞字振遠其先固始人也其七世祖曰康政始遷武功居長寧里政生廷端子元任為學官廷瑞生世睦世睦生珙珙生汝楫汝楫初為武功學官高皇帝時辟之為熟王府長史後出為安岳縣知縣文皇帝既興乃召安岳縣知縣為刑部侍郎留北京輔皇太子而侍郎有大勲德文皇帝將封之為侯侍郎固死不拜比死又上表乞勿賜贈秩蔭上竟皆允之語載康氏家傳侍郎者康長公之曾祖也侍郎生三子長曰爵次曰年次曰禔文皇帝

十一

一日盡召侍郎家諸男子侍郎中子會貴在外惟二子在於是二子乃大恐並匍匐入見上上曰汝非康侍郎兒邪二子免冠首觸地對曰然上聞而憐之顧左右曰令侍郎在直不此耳于是卒官其二子以爵為上林苑監正以禮為監副已知侍郎有子買在外上拊髀太息曰薄福薄福于是詔賜侍郎子于登鏞數十千緡勅關津吏往來不得語侍郎子是揚閣中鉅貴族咸推戴康氏而康氏因遂豪閥中矣侍郎葬子縣北卜家原至昭皇帝時始贈賢善大夫工部尚書云監正累官至中議大夫贊治月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寧縣新亭南而太常二健虞皇帝時又有詔起尚書孫應祠者手是健來送銓部會健著田間冠由部甬道入及見部尚書又執長揖不拜部尚書怒以為慢已迺竟授通政司知事而歸而得食半俸祠知事卒葬于縣

南紙坊原而知事有五子其長康長公也康長公生而孝友八歲而善文辭乃長而好辯有口然習識當世之故好稱先王則古昔于楊是關中人士咸出康長公下雖康長公亦自謂關中人士弗已若也年二十餘從其先太常就辟試南京顧數不第已乃還關中即又試關中又不第乃復歲貢至太學至太學又試又不第然太常業已葬南京于是乞為南京太學生云而即其故太常之域祠焉然自是不復有試志矣是時楊生李生亦皆既塞弗庸於世關中父老語曰古人有言勿為曉曉人將缺為勿為瞶瞶人將污為三子之謂矣康長公既與時不合于是始好莊老浮屠等書及外家傳語其言曰夫人以形骸處大壤其速絕若飄風也子行年五十有四矣吾日以思功名之會是益速絕而已夫孩提于班白期甚遠今思思若瞬息即能至百

十三

歲政少年耳京生有言孰易如蒿孰化如燬言生死易至也夫喜生者欲心恒安逸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傷功名之不立也夫功名于身至疏也古之人以死効此者可以萬世不與物朽至厚身也今不得之功名又因以勞費心體是非喜生之道也故曰百人射招無弗中矣百物誘生無弗傷矣夫乃今于吾可以已矣乃遠自謂為已菴已菴者止于闇也康長公故以懼悖病心乃後上銓部試會陸馬乃復病顧愈益甚比試心怔怔怛怛不能措一辭于是除平陽府知事逾年平陽君棄其官而歸而心病未間也已又病痿又二年所竟卒葬于紙坊原之墓而平陽君有二子長曰阜次曰海阜先平陽君卒平陽君且卒子海侍平陽君執其手而泣曰夫子先大聖人之苗裔也至吾祖嘗樹功名於草昧之際世有顯官聞人豪于閩中今絕于予

乎汝如有知其無忘吾祖矣夫欲心恒安逸者為其可以貪命而樂存至厚生也今吾棄功名之會不赴又不欲勞費心體非于身疏也今病痿乃且死諒曰爵酒白首鋪糟而朽是天乎是天乎雖然吾無面見吾祖于地下矣小子勉哉平陽君卒十年而海舉進士第一為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四年而當正德元年今上上徽號兩宮推贈平陽君如其于官云又二年海有母太安人喪於是海府友曰死郡李生適自河南來而留滯京師於是作平陽君墓碑李生曰先民有言期年楸穀百年楸德易視康尚書今其子孫鋪敷而嘏積曷使人誦其義無窮如此哉夫平陽中衰之遺裔也能不藉尺寸而洞視往古凌駕時輩亦謂之振世雄豪者矣使其遭遇脫穎而擢用魏衛將相之業尚足道哉其銘曰

十四

維武王建侯衛邦厥有固始武功是祝嗚呼遐哉尚書聞國不代帝懷其德澤流于孫子少卿明裡亮米通政明夷乃續其家祀故累基者崇數沃者豐譬作堂室稼穡而節而翔而懋而達夫平陽其屯之際乎富而不施以昌厥嗣阜不自秘發鬼神之藏發雅並鳴文古而瑞嗟嗟平陽舉世重官宦即使君魏爵而崇位珠玉文綺珍食駟馬有臺樓亭榭孰與發祥廣志如二子所哉故明不蓄不光流下塞不長武功南原草木膾膾著蕃岐涓盤焉平陽宅厥土大安人祔之是四寧所維厥絕武瞻哉

凌谿先生墓誌銘

嘉靖五年十二月乙丑中奉大夫雲南在泰政凌谿先生卒于家趣明年十二月庚申葬郭東三里官庄原先是訃至大梁其友人夢陽既為位哭將絮酒束帛使使往奠之會其弟應辰以書狀來徵銘曰先生天下士也先兄固雅善公敢以銘請而啟子藩致懇詞更苦謂之令人淚霰霰下曰凌谿以文崇其身所謂世人皆欲殺之者乃天亦忌之使弗廷邪夫人者顧于誅之倘矣乃其心康之文足白之矣而予復奚言者志曰凌谿先生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生而華奇童時即解聲律請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其父江陵公者異之然懼其踰也約之古凌谿悟乃著中臆賦以見志而力彈于湖學於是飲醕探鬱程猷經用噴英摘華林聲藝林吳年二十舉進士時

十五

顧華玉璠劉元瑞麟徐昌穀顧卿號江東三才凌谿乃與並奮競聘吳楚之間款為俊國一時篤古之士爭慕躋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惡抑之北人樸恥之黼黻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祇文者承弊襲常方二雖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之日是賈平天冠者于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於清街乃凌谿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固之凌谿刺禁斷錯乃顧亨於官而其學愈淵居無何陞廷平知府意州郡吏必難乃凌谿為之愈益亨乃于是陞陝西按察副使使提學凌谿闢正學院群奉士高等其中置官設徒豈儀嚴約鼓經講道至者且數千指風教大行文自韓歐來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顯則我明既興隆本雖切然要與未聞也及凌谿等出創睹駭疑大不容於人人各以所不

勝相壓而凌谿性挺直不解假詞色于人更嗜憎口恨不即并之幸例調荒裔往禦魁寇尋陞參政卒罷去凌谿歸潛伏草莽中溫輝前業期十年盡償所願而今亡矣噫嗟嗟悲乎悲乎人忌之天亦忌之邪夫蛾眉胎禍才美袂毀順往逆來孰非爾者然英人志士每其心窮約而不悔者徒以人者難必而天者足恃也十年之內徐何載淪凌谿胥段天實忌之矣人何尤哉噫嗟嗟悲乎悲乎凌谿生成化十三年正月己未得年五十暨旨曰先富後貧病從内生言淺狹之易折也凌谿廓落易直情口日哆而聽之如蒼蛇過耳斯其量可與億億仙仙者道哉退研精肫推訂律曆運數譬史質經底詮名實流覽今古橫睨宇宙視軒駟直躬狗耳大命中奪齋志長畢非天忌之而誰忌邪卒之日適邑官來謁揖讓而氣絕斯病內生之否邪噫嗟嗟悲乎

十六

悲乎凌谿他所奇節隱行與凡歷履宦業忠孝交義言動細小莫之其述第述其生處大槩闕運數者如此詩文則自有集行於世江陵公諱詢封南京戶部主事配范氏封安人江陵父瑄以處士州郡徵之不應當與脩英廟實錄處士父宗泰宗泰父彥明往會凌谿面咨其家世趙宋間名之修者居于吳為學官宋季北徙徐名寶臣者元初為將軍元季徙寶應我朝名鼎者通判耀州後謫戍為京衛兵然莫詳其系次凌谿娶于陶亦封安人生子一曰藩孫子女各一藩駕古世其家學朱氏弗哀矣

銘曰

陸有時洋湖有時桑不崩者人于惟其文凌谿子墳

明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北山楊公墓志銘

王九思

公之繼室武巧康太史德誼之姊也故公之葬也其兄子太學生玠謁太史請銘太史謂知公之深者莫如余宜予銘昔弘治己酉春公及子俱為學官弟子督學者潘先生合一州八縣士試于乾州無慮數百人乃獨奇公謂公遠到之器云而余交公蓋自此始然是時咸寧馬公順長安童秉度俱名動閩中其年秋秉度發解而余三人者亦遂全舉其後全游太學道誼劇切交愛甚至余三人全舉丙辰進士秉度後舉壬戌又先逝至是公嗣亦不幸卒矣乃獨余在故太史以銘委焉按泰政立公德厚所述世行公姓楊氏諱武字宗文也岐山人也岐山在北公受之故自謂北山先世蓋弘農漢之後唐末避兵岐下遂家焉

曾祖文秀精星歷術勝國末歲東南天子氣杖劍歸我高祖以功授百戶後辭歸終于家祖貴博學能文章乃不第歲貢太學終太學生父禮隱者配孺人龐氏生子全全繼孺人羽氏生公公且免身毋憂月墮其裏故公之生也神骨特異不幸父母早逝鞠于伯兄全而後恃以底成立者伯足力也公舉進士之明年丁巳出知淄川縣是時縣治久廢公下車鋤惡弭盜修繕城池疏理寬滯勸課明織績救倉之粟振惟薄之風拓廟學之規崇鄉賢之祀興詩書之教賑貧乏之士蓋乏科者且百年乃相繼舉者數人彬彬與名邑數矣公善用智以此聽訟輒得其情蓋有盜市人攫米者求之不得公攝其鄰居者數十人跪之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危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

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讐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于庭攝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跡者即盜也其最後一人輾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讐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于路旁枕石睡熟囊中千錢乃人盜去公令舁其石于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與禁乃潛使人于門外候之有窺覘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耳餘以還枕石者此數事余皆聞諸淄川細民蓋典史陳瓚者黃岩老吏也嘗侮慢公公怒鞭之于庭瓚急誣奏公于是淄川民十輩走闕下為公訟冤嘗見余余故聞諸善政云公嘗出視淄河謂可溉田指示疏鑿處皆值故渠歲旱蝗飛蔽天公憂甚齋沐祭蝗蝗息徒行禱雨甚

十八

若天降時雨竟以有年于是巡撫都御史御史前後薦而辛酉春考績于兗部其年各起為浙江道監察御史乙丑清理河南軍務及查盤軍器前後凡三年尺籍器用罔不精審而風裁凜然藩臬郡縣遠邇懾伏正德丁卯代歸刷卷京畿道明年戊辰出按順天諸郡縣往時已稱為難而是時劉瑾用事事多牽制不可行公蕩然無所迴避雖不及于擒然猶罰米百餘石至于救任丘邊氏中傷之損解密雲李順殺人之誣即劉瑾亦稱其為真御史也已已擢大理寺左寺丞受勅勤視大同邊務若屯田不均軍役耗損諸弊政釐正裁革彈劾不少避邊人誦焉明年庚午起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地方蓋所謂此門鎖鑰者公毅然當之而時論亦以馬非公不可冀將大有為矣未幾瑾敗言者不問才能堪否輒以鄉人為辭公由是罷歸里

舍乃于城外置塋構寶櫓之堂以農為務藝植花竹必成行列一器一物罔不精好性不喜酒而風致甚高往年戌寅嘗與德誼太史過予同遊南山紫閣諸峯信宿然後別去嘉靖甲申余往壽德涵尋又歸女得再會公而已丑冬會葬康生于宛幸復會然是時公已被疾數年矣風致頓殊執余手不勝眷恋予亦感又不忍別嗚呼孰意其意不起也蓋壬辰十一月二十一日云距生天順甲申四月十四日壽六十九歲以卒之明年癸巳月日葬某地先塋公為御史考績得勅贈其父母而元配郭孺人縫葛孺人得贈封焉後繼王氏及太史之姊俱先卒而與葛孺人俱無子獨郭孺人生一子一女子孫甚慧不幸十七歲死女適鳳翔府學生李常者亦先卒矣今幸有子玟為側室李氏出者已勝冠足以慰公公妙于舉子業而古文歌詩亦不作世

人言語蓋數卷載之家乘云予往游太學時與公共憂忠通有無即同氣之親或弗如也比歸里舍願會晤希濶甚不能無感及公卒又未能走哭盡哀俯仰今昔情何如耶情何如耶幸未死猶得以銘公之墓乃收淚而為之銘曰  
北山之英鍾其靈海月之精感而生智圓而神胡隘弗能中道而傾匪予智之弗經既歸既耕既樂且盈厭世而征蒼虬是乘海月熒熒北山青青億萬斯年神游乎太清

封中憲大夫蓮峯韓先立墓碑

黃河太行之間有賢大夫蓮峰先生卒其子儀封知縣邦彥浙江僉事邦奇工部員外郎邦靖國子監生邦翊卜葬朝邑南陽洪之原而太史呂子纂述令德播為嘉銘納諸玄室矣惟是墓道之碑有闕無以崇親表賢別貴賤之等而詔來裔示後世于是謀之九思九思少時習聞我先君言言先生才氣古豪傑茂以過也弘治中幸謁拜京師而先生往告教授華山下而受經之徒尊而仰之也是故稱蓮峰先生云先生諱紹宗字裕後同州朝邑人也荅姓韓氏先生生未晬而孤三歲而有智八歲行墮洛河冰下一巨人挾之出無恙十歲讀書日記千言蓋受尚書武清令倫所武清令倫著先生之叔父也精通尚書以此盡傳其秘十六而為學官弟子副使伍公見其文奇甚愛之呼之曰

字

韓生當此之時故三秦士無不推先韓生者本副使伍公延譽之力也二十三舉鄉試試進士乃不中而歸乃就華山雲臺觀授經三年士遠近至者蓋門下多文武之才而又浮渭而直登畢郢上郿城覽終南大白之勝入西至峽山之陽陳倉之口所至士多從之遊而文日益壯蓋二十七而舉進士云進士授刑部山東司至事主事五年而遷四川司員外郎某年再遷郎中復山東司而雲南廣東二司者事劇甚部尚書特委攝焉然又或攝他司而終始刑部凡九年其所聽斷平反者甚多蓋數十百事不盡書書其大者都指揮王章者之守倫真定也蓋橫甚虎而冠者也巡按御史柯忠劾奏章章亦誣奏御史郎中往勘而章恃其有內侍出謁道上執賓主之禮郎中怒鞭之道上三十遂按其罪免官當是皆真定知府者亦有內侍而入謁甚倨即

中微特其陰事乃復長跪謝無狀死者幸使君寬之不可竟奏抵于法太監石巖者鎮守大同而都御史許進為巡撫惡之兩宰相許奏奏不給事中御史同即中往勸而往勸而嚴罪有端而許公無何給事中御史以為亦宜徵入許公以塞口即中曰天子乃有枉人罪而避已擱者固不肯獄成若深疾之舍給事中御史不奏春即中言即中黨都御史罪我于是天子震怒逮繫即中而遣他官往勸則許公左遷矣即中竟亦無罪當是時安遠侯者好結客容與遊者皆貴近用事有氣力者度與都御史某者不相中具奏北闕下即中按問而侯賦以鉅萬身所殺傷數十人奏請抵法天子不可如是者三而是時彭公部為尚書曰即中力窮矣乃自具奏以唐事為比語在墓志語中然不竟罪侯者諸容之力也其後京師有一僧善太監梁昉而稱曰門僧

十一

一日某伯者出而僧正街其前導提僧倚梁昉奏伯繫獄而自從昉匿不出也即中進出之抵罰而京師為之語曰伯繫獄僧入密掘逃僧韓即中頃之又有樊舉人者事樊舉人蓋壽寧侯之門下客也壽寧侯貴依天下而其人負勢以逞謂無奈家何蓋勳戚貴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然駕空亡事實至是奏下即中即中其知而詰其主奏者勳臣曰誰能為此奏乃具以實對曰樊舉人為之奏于是攝樊舉人是時樊舉人匿壽寧侯所甚深乃百計出之出之而下獄數日矣乃即中一旦出門見地上一卷書取視則悔書樊舉人罪狀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即中笑曰此樊舉人所自為書也詰之果服同條咸謂此畏管誣服耳何乃自為此即中呼樊舉人者出使背誦其書背誦不訛一字同察驚問曰何乃自為此對曰韓公者非可搖動以勢斷

生則必死今言死者左計也幾生我耳即中曰不然若罪不計死于是發戍邊遼東云而壽寧侯雖心惡之然無如之何朝署囚徒中有亂義男婦者死冢宰三原王公疑其太重以問主者不能對即中前對曰養男犯其父與生男同科有之乎冢宰曰然然則亂義男婦者獨奈何弗死也冢宰雅知即中乃愈益重之遂欲超拜異等以風厲部署會大理寺丞缺員擬遷即中而員外郎王嘉慶者蜀人也與即中有却乃以他事奏使下獄而主問者御史又故為稽留以故不果遷其後遷為福建按察司副使到使既至而都御史左遷者魏泰政子捷人布中通過見之怒攝泰政子魏泰政俱暮夜令其子七匿歸未幾而鎮守陳太監者其舍人辟魯屠者向市中捕獲一人而諸舍人者走匿不可得吏捕之急太監怒呼諸舍人者出教之曰此新籍副使也

十二

若等不聞之邪且等若何如魏泰政子遂逆抵罪而後又有鎮守鄧太監鄧太監者無故笞一吏死吏舍人訴之按察使御史按察使御史不聞至副使副使問而大監者盛其接殷勤之歡窺伺副使副使于他事則答于死吏則或答或不答而笑因以困鄧既出召術指揮至而曰往待太監答吏死者行杖人皆若術卒其急捕之來不即勿復見我及捕至且治而為太監謀者令行杖人赴訴御史言未嘗答吏死又令太監多予吏舍人若金而教言吏更病死非受台死于是御史下按察使而太監遂無事然終以此嗾副使也其後副使代管海道捕海寇急而寇王某者現知此隙壞為書與捕者因誤遺太監而云韓副使受我金生我矣太監得書即以此奏副使是時都察院戴公珊為都御史知副使而署奏聞上竟亦無事知州白某者尚書之弟

而受賂事覓人多不敢問罷之又通判湯璠者嘗為吏部其人辨有口而與知縣高遠相訐奏詞達巡按清軍諸御史布按二司官而勘事者給事中郎中至而獄久不決而決于副使而湯璠高遠皆免官罷其在福建凡七年而即縣交以法問罷及所聽斷平反者又甚多亦不盡書亦書其大者如此副使當池福寧道而三年不代者蓋惟其人僉事王公寅自請代之代之而形神疲矣閣下人曰我孰與韓使君下人曰無奈顏籍使君微閒暇耳僉事投筆笑曰幸甚誠如是足矣邦人聞之曰往年左右政與副使分治雙門河也而才智勿速也慈憤幾病死乃今僉事未代副使乃又殊瘦矣其後僉事至工部侍郎中畏副使巡按御史四人者相繼論荐不次擢用吏部亦屢擬按察使皆不果尋以母喪去歸會朝覲熱陝幽明而給事中許某者嘗

以舉人後徒按察司滋為嘉利副使聞之立叱出使去有此隙乃籍鄧太監言受盜金事劾罷副使後十餘年而黃君河清者亦閩人在吏部復荐起副使又不果而副使之子邦奇為吏部主事乃陟封中憲大夫云而又十餘年正德己卯四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所與職者遠近嗟歎皆曰傷乎蓬峯先生已矣有流涕者其葬則是年七月十八日蓋壽六十八歲先生為郎中時得贈其父顯如子官必張氏封太宜人而太宜人之貞節則又嘗被旌也先生傷贈君之弗遠也而所以事太宜人者蓋甚至太宜人病嘗失明醫藥無所不致至不愈先生夜夜顙天為祝拜甚苦一日有醫後外來自言我能愈請鍼之鍼之果愈已忽不見蓋神醫云此與墮水而神撲出者皆世俗耳目所不聞觀甚怪異希有之事縉紳學士亦往往所不道然先生之貞節正

氣動天地昭日月格鬼神固宜有之乃獨不幸而為人所讒沮攢作老若石死不寤其用斯固裂夫志士所為痛心而搯腕長大息焉至其子僉事員外郎又皆以直廢銘曰  
韓以國氏筆自叔虞其來徐馮翊是居於維逸哉其公三子  
罹世如燬二叔辟地伯氏捷止伯有曾孫桓桓其武朝翔于元  
金牌萬戶於維休哉萬九之裔五世一知名贈君倘僕莫我敢  
陵八齡剖舌路虎避鋒竭力所天輸儲于公於維烈哉贈君造  
謝其澤孔輩忠孝之季先生是堪先生義義萬夫之望孰構爾  
護以厥爾行爾後奕奕既熾而昌於維石哉太華以北在河之  
頃鬱為茂林先生之片於維人斯尚式旌哉